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六年

第一五八〇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80).....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S/8146,S/9149 和 Add.1,S/9537,S/10124 和 Add.1 和 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八十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中川融先生(日本)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580)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S/8146、S/9149和Add.1、S/9537、S/10124和Add.1和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S/8146、S/9149和Add.1、S/9537、S/10124和Add.1和2)

1. 主席：按照今天上午作出的决定(第一五七

九次会议)，并经安理会同意，我请约旦、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B. 因康先生(约旦)、M.H. 扎耶特先生(埃及)和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刚才收到了马里代表九月十六日来信(S/10321)，要求邀请他参加当前的讨论。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按照惯例，并经安理会同意，我建议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决定邀请马里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S.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安全理事会将继续讨论议程上的项目，这次会议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4.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为你担任这一崇高职务向你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5. 在黑暗时代，当欧洲还到处是原始森林和沼泽，迷信之风盛行，法律被操纵在强盗贵族手中的时期，犹太民族由于受到外来侵略者的征服并被逐出了家园，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犹太人成为一种古老但却先进的文明的传播者，成为医学、科学和理财方面的先驱。在当地居民遭受战争、水灾、饥馑或瘟疫之害的那些日子里，统治者常常驱使当地民众反对他们当中的犹太人，企图以此转移他们的痛苦和愤怒情绪。

6. 看来，当前哈希姆王国并不反对采用这种倒退的办法。显然，它的统治者认为，只要对以色列表示敌意，他们国内的种种困难，诸如遍及全国的流血、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同叙利亚军队的武装冲突、边界的关闭和外交关系的断绝，就能够全部得以消除。这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办法。这种办法从来就掩盖不了真正的问题和灾难。它往往只能使那些采取这种办法的人声名扫地。约旦政府很难期望通过对耶路撒冷的和平与进步进行轻浮的控诉，就能掩饰约旦目前所处的困境。

7. 从犹大山之巅，耶路撒冷守望并经历了三千年的历史。它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破坏与重建。它见到了成群的征服者走进它的城门并在它的城垣内定居下来。可是，在所有时期，耶路撒冷一直只是一个民族即犹太族的生活中心；一直只是一个国家即犹太国的首都。没有耶路撒冷，就不会有犹太民族；没有耶路撒冷，就不会有犹太文化或宗教；没有耶路撒冷，就不会有以色列的再生。同样，如果没有犹太民族，耶路撒冷也就不存在。最后这座城市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取得了精神上的神圣地位。它由于有着许多圣地而成为基督教堂、清真寺和其它宗教机构林立的地方。然而，只是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这座城市才一直在全民族中和在宗教方面享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卓越地位，使得犹太人的生活与耶路撒冷无法分割开来。

8. 在整个历史上，耶路撒冷一直保持着它的统一和完整。除了东部地区曾有一个时期被约旦暂时占领外，它一直是一个整体。无论在它的命运方面，在它的荣誉方面，还是在它的神圣地位方面，都莫不如此。在它存在的几千年中，有十九年——仅仅十九年——它不幸遭到了强加的分割。这十九年已经过去，现已成为这座不朽之城历史上的一个令人痛苦而可憎的插曲。这个包含着不正常的忧伤的黯淡的插曲一经结束，它就再也不能损害这座城市的天然状态和正常生活了。现在，耶路撒冷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以色列所维护的正是这样的耶路撒冷，而我现在所谈的也正是这样的耶路撒冷。

9. 耶路撒冷不仅因为它的那些圣所而受到全世界的崇敬，同时也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它是将近三十万居民的家园，他们中间有四分之三是犹太人。

这些公民正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惊奇的心情，注视着安理会的讨论。那个曾经给耶路撒冷带来巨大痛苦的国家，竟然认为它可以再次设法侵扰这座城市，这的确令人感到惊异。约旦破坏了联合国的宪章和决议，在一九四八年侵入了耶路撒冷，夺取了这座城市的东部地区，毁坏了旧城的整个犹太人居住区，并把那里的居民全部赶走。今天，它又企图侵犯这座城市保持正常状态、重建和发展的权利。耶路撒冷的公民坚决反对这种侵犯。

10. 任何人，特别是那个对这座城市犯下严重罪行的侵略国，都不能怀疑耶路撒冷居民享有自然发展、拆除贫民窟并修建新住宅的权利。耶路撒冷的公民决不做国际战争赌博中任人摆弄的卒子，使他们这座城市的幸福和居民的权利在这场赌博中遭到嘲弄和漠视。他们决不做约旦国内政治纷争祭坛上的牺牲品。耶路撒冷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和世界任何其它城市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决不让那些肆意践踏过他们的人伤害和宰割他们的生命。

11. 他们并不认为安理会或联合国其它机构是审议有关这座城市生活的各种问题的适当讲坛。在最困难和最关键的时刻，无论是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对耶路撒冷的幸福都表现了特别的漠不关心。当一九四八年阿拉伯国家入侵以色列并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联合国置以色列人民于不顾，让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孤军作战。当约旦和埃及以密集炮火轰击这座城市，造成惨重死亡并危及城里那些圣所的时候，安理会并没有表示多大的关心。而且当约旦人把犹太居民从旧城赶走，并把犹太人的祈祷场所和学校夷为平地的时候，安理会仍然保持缄默。

12. 橄榄山上的那些年代久远的犹太人公墓受到了污辱和破坏，墓碑被运去修理约旦兵营里的人行道和厕所，在这样的时刻，安理会也毫不加以阻止。在十九年的时间里，约旦拒不履行其承担的明确的国际责任，不让人们到犹太教的圣地去，禁止以色列籍的穆斯林进入伊斯兰教视为神圣的场所。在这样的時候，安理会到哪里去了呢？当约旦占领军使耶路撒冷陷入一片恐怖，并一再开枪打死城里西区无辜居民和游客的时候，安理会又在哪儿？当一九六七年六月约旦利用它在耶路撒冷的占领区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时候，

安理会又在何处？安理会并没有召开会议去预防或阻止约旦破坏耶路撒冷的和平、庄严与完整的罪行。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保护耶路撒冷的公民免受武装威胁和进攻。

13. 而现在，当这座城市已不再为铁丝网和布雷区所分割，当它已恢复安全与平静时，安理会却被动员起来，企图劝阻耶路撒冷医治它的创伤，企图阻挠它的进步和扼杀它的发展。

14. 世世代代以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多数和阿拉伯人少数一直在共同生活——世世代代是如此。自从一九六七年拆除了约旦占领时期把两个居民区分割开来的壁垒以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又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同一个企业所雇用。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工人已经成为以色列劳工联盟的会员。他们已不再象在约旦统治下那样受到剥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合营的工商企业也不断出现。他们设有共同的文体俱乐部，联合举行文艺演出。犹太公民和阿拉伯公民同样地参加了一九六九年的市政选举。阿拉伯选民的人数比在约旦当局所组织的选举中多了三倍。

15. 出版自由的程度是阿拉伯各国所不及的。东耶路撒冷出版了两家阿拉伯文日报。在讲授阿拉伯语文的学校里，学生们可以为报考约旦或以色列的学校作准备。

16.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耶路撒冷附近河西腊马拉城的伊斯兰宗教法官对约旦企图歪曲耶路撒冷情况作出了反应。他说：

“约旦政府难道不知道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个统一的城市？不知道那里的商业兴盛，而且阿拉伯商人赚了许多钱？不知道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工人在以色列做工，到以色列的法院办理诉讼案件和加入了以色列劳工联盟？”

17. 有关耶路撒冷的情况，突出地反映在每年到这个城市访问的游客人数方面。一九六七年访问以色列的人，到耶路撒冷游览的有二十九万一千人；一九六八年有四十三万二千人；一九六九年有四十一万人；去年有四十三万七千人。此外，还有阿拉伯邻国的几万名阿拉伯游客来到耶路撒冷。今年夏天，从阿拉伯国家来到耶路撒冷参观的阿拉伯人在十万以上。

18. 这难道象约旦断言的那样是一种威胁国际和平的局面吗？能有比这还更无根据的断言吗？

19. 正如每个大城市特别是居住着不同种族居民的城市的城市的情况那样，耶路撒冷偶尔也出现治安问题。可是，这类问题很少发生。如果同世界其它地区的治安措施相比，或者同约旦最近对自己的公民采取的行动相比，同一九六七年以前约旦当局为了在东耶路撒冷的全体阿拉伯居民中维持秩序动辄使用的极端的镇压手段相比，在耶路撒冷为处理这类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不仅最少，而且是有限度的。举例来说吧，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有九个企图煽动和组织暴力行动的约旦代理人被命令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在安曼的主子那里去。最后一次有必要采取这种步骤是在两年前。此后这九人当中的两人已被允许回到耶路撒冷。根据自英国托管以后一直生效的法律，有九所为恐怖分子用作基地的房屋被拆除了。最后的一次拆除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自那时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况了。

20.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仍然记得约旦占领军给予他们的待遇。例如，他们记得约旦当局是怎样处理经常发生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他们还没有忘记一九六三年四月约旦军队和警察是怎样驱散了一次示威游行队伍——打死了十一个居民，打伤了一百五十人，其中有十七人是女学生。他们还记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另一次示威游行时，被约旦部队打死的人至少有二十人，打伤的人则多得多。他们知道，约旦当局曾以占领者自居，在整个占领时期内采取的行径都是很残忍和野蛮的。当然，他们也深知目前居住在约旦的他们的同胞的遭遇。

21. 耶路撒冷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都会，不能和世界隔离开来。它的自然发展、市政需要和经济动力，要人为地加以扼杀，是办不到的。它的正常发展不可能在某些领域进行而在其他领域则受到人为的阻挠。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 and 城市建设乃是一个正常的和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些规划和建设正在几方面进行。诸如卫生、保健、水电、道路等基本公益事业，在城市各个地区都已得到保证。贫民窟的改建工作已经开始，所有住户都得到了新的住房或足够的赔偿去获得新的住房。对这个城市的社会和市容方面的关心，并

不仅限于贫民窟的拆除。过去分割耶路撒冷的布雷区已经变为秀丽的公园。在约旦占领时期，东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公园，没有一个儿童游戏场，而今天已经有了六个公园和四个游戏场。

22. 至于建筑活动方面，最重要的工程是重建为约旦人所破坏的犹太居民区。这个区域一向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本世纪初，居住在这个区域里的犹太人大约有一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约旦占领该区以后，一个犹太人也不剩了。

23. 曾攻占东耶路撒冷的约旦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塔尔在一九五四年于开罗出版的回忆录中，对这个地区的遭遇进行了描述。他写道：“犹太人居住区被毁掉了……一千多年以来，那里第一次没有剩下一个犹太人。”

24. 牛津的天主教副主教 C. 惠顿 - 戴维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二日的《小画》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向旧城挺进的正是阿拉伯军团。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犹太人的那些本来可以暂时供阿拉伯难民居住的房屋遭到了毫无意义的骇人听闻的毁坏；犹太教堂，尽管其中有些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是神圣的，也仅仅由于它们是犹太人的，而遭到了下流的亵渎。”

25. 那么，难道以色列当局能够听任这个受人崇敬的地区处于破坏和衰败的状态吗？凭借什么原则和根据什么法律要把这个犹太人居住区遭到野蛮破坏的状态保留下去？

26. 这个居住区的废墟和在废墟上逐渐形成的贫民区，包括马格拉比式的房屋在内，都已经清除干净。受到影响的阿拉伯住户都得到了新的住房和赔偿。由于这样重新安置，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了改善。他们在写给市政当局的书信对于这种做法表示感谢。

27. 这个地区原来有六十多座犹太教堂和许多宗教场所，有些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建筑壮丽，把它们修复显然是一项正当和有意义的行动。

28. 从历史的、文化的和人道的角度来看，重建希伯来大学的校园和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其

重要性仅次于重建犹太人居住区。一九四八年约旦侵入耶路撒冷并占领其一部分地区时，并没有把以色列从斯科普斯山上赶走。根据一九四九年的全面停战协定，以色列继续占有俯视着该城东区的这座山。当时约旦曾答应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前往斯科普斯山上的慈善机构和文化机构，并答应保证这些机构恢复其正常活动。但是，约旦政府后来却拒不履行这一诺言。山上的大学和医院一直是空然四壁，由以色列士兵加以看守。今天，这些机构又在继续活动了。房屋得到了修复，还增盖了一座新的侧楼。医院将设置七百张病床，为城内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全体犹太和阿拉伯居民服务。

29. 其实，按约旦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说，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就应该做到这样。既然约旦背弃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不能再妨碍斯科普斯山上的大学和医院的正常开办和发展，谁又能说以色列还应当让那个地区受到破坏和忽视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呢？在十九年的时间里，约旦已表明了它蔑视为人类服务的教育、科学和医学。对于认可这种蔑视态度的观点，即反对为医院添修房屋、反对为医生、护士、教师和学生兴建宿舍、反对设立杜鲁门国际和平中心的观点，究竟有谁予以重视呢？难道能够听任这样肆无忌惮地无视人的价值吗？

30. 在东耶路撒冷正在大兴土木的第三个地区是新雅各布区。这个犹太人居住区一九四八年受到约旦军队的蹂躏，变成了一座兵营。今天，犹太人正回到那里去，修建新的住宅和新的公路。

31. 此外，还为住在犹太人居住区的贫民窟或废墟上的阿拉伯居民兴建新的住所。其中一些人住进了现有的楼房，其余的人正在搬进新建的房屋。在约旦统治下，东耶路撒冷没有修建公共住房。今天已确定了几个修建项目，其中一个已在瓦迪乔兹进行，许多阿拉伯家庭已经在这里定居下来。另一项目将在贝特哈尼纳区开工。承包商和建筑师都出自阿拉伯的名门。

32. 其它一些建筑工程是专为适应耶路撒冷人口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增长而进行的。为此，在过去四年中，政府和市政当局征购了四千四百零二

英亩土地。这是按照自英国托管时期以来一直有效的一九四三年第二十四号土地(为公共目的征用)法征购的。约旦统治时期制定了一项并行的法律,即一九五三年第二号土地(为公共目的征用)法。

33. 这些被征购的土地的原主有一千一百八十人是阿拉伯人,有二千一百四十人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土地所有者实际受到的影响大于阿拉伯人的土地所有者。尽管已经特别留意只征购完全空闲的土地,可是这些土地上仍然有二百七十所犹太人的房屋,而阿拉伯人的房屋则只有三十五所,而且后者都已破旧不堪,住有四十户阿拉伯居民,共约二百四十人。在犹太人的房屋当中,有一部分住着四百八十五户犹太人,共三千多人;有一部分是商店、车库和车间,也还住有三百户居民。地产所有者无论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都得到了充分的赔偿,迁出的住户正在得到安置。

34. 必须指出,房屋的建筑主要是按照英国当局在委任统治时期所拟定的而在一九四八年约旦入侵以后停下来那些计划进行的。可是,和约旦的说法相反,目前并没有一个总规划。房屋的建筑是根据这样的信念进行的,即随着约旦入侵行为的结束,耶路撒冷必须再行沿着它的正常途径发展,而这种发展由于战争以及后来城市的被分割已停止了。

35. 鉴于这座城市受到全球的重视,耶路撒冷市长邀请了世界各国的神学、建筑学、文学、艺术、哲学、考古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方面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顾问团,协助耶路撒冷市政当局和以色列政府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特别是房屋建筑规划。这个团体叫做耶路撒冷委员会。

36. 耶路撒冷委员会最初的三十四名成员一九六九年七月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首次会议。同年十二月,委员会基本成员的人数扩大到七十人左右。会议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们看到这座城市正在全面开展它的复兴和重建工作以及文物出土方面的探测工作,而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年龄的人们都在为此贡献他们的知识和精力……。通过对耶路撒冷的访问,我们深信,许多要完成的工程早就应该完成。如果对

于圣墙的修复、贫民窟的拆除和古迹的保护等工作再事拖延,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对有关的许多有重大价值的东西必须立刻加以研究并迅速采取行动。

“当局所进行的准备工作既正确而又有远见……我们认为,我们切不可屈从于这种诱惑,即运用大量能唤起人们回忆过去的实物,而把这座城市弄得象一个博物馆或象舞台布景那样。必须使耶路撒冷成为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我们建议,应授权耶路撒冷市政当局设立一个协调办公室,以调和分歧和实施它所制定的一切规划。过去的那些错误,例如在橄榄山山顶修建一座旅馆,在橄榄山山脊修建一座医院,以及修建一座教堂挡住视线,使人们不能从桥上看见基德龙谷的美丽风景,都是在约旦人管理东耶路撒冷时期出现的,而这些错误却是错选建筑地址的令人痛心的例证。这应当有助于我们将来不蹈覆辙。既然现在耶路撒冷终于对所有的人开放了,我们请求世界各文化和宗教团体象我们一样到这里来,举行会议和交换意见,并参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创举”。

37. 在耶路撒冷委员会的最初成员中有:世界教会协进会前主席马克·伯格纳牧师;加纳基督教理事会主席 W. G. M. 布兰德富尔牧师;瑞士日内瓦大学前校长、神学家雅克·库瓦齐埃教授;瑞士巴塞尔大学前校长奥斯卡·卡尔曼教授;刚果金沙萨教会精神领袖迪安让达大主教阁下;美国圣母大学校长 T. M. 赫斯伯格神父;巴西作家若热·阿马多先生;瑞士艺术家兼作家奥斯卡·科科斯奇卡先生;美国雕刻家雅克·利普奇茨先生;联合王国雕刻家亨利·穆尔;美国雕刻家兼园林设计师野口勇先生;纽约市都市艺术博物馆主任托马斯·霍文先生;联合王国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馆长约翰·波普-亨尼西先生;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博物馆前馆长威廉·桑德贝赫博士;英国艺术理事会主席古德曼勋爵;阿根廷作家兼哲学家埃内斯托·萨巴托先生;意大利作家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先生;印度作家兼政治思想家 S. N. 泰戈尔先生;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先生;锡兰建筑师杰弗里·巴瓦先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校长托格尼·塞耶斯特特

教授；西班牙出版商曼努埃尔·阿吉拉尔先生；波多黎各巴勃洛·卡萨尔斯大师；菲律宾前总统卡洛斯·加西亚阁下；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意大利人权委员会主席维托里诺·韦罗内塞阁下。

38. 城市规划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有：巴克明斯特·富勒、菲利普·亨迪爵士、路易斯·I.卡恩、野口勇、尼古劳斯·佩夫斯纳爵士、卢伊吉·皮齐纳托、莫什·萨夫迪、布卢诺·泽维以及许多其它著名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

39. 美国天主教、新教及福音会领导人会议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通过的宣言，对耶路撒冷的建筑工程作了如下的描述：

“通过对旧城及其周围修建公共住房问题的调查，我们深信，修建这些房屋乃是以色列政府作出的一项正当努力，其目的在于改建城里某些地区的贫民窟，使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住上新的公寓，为由于移入而有所增加的犹太人口提供居住的地方，并使犹太人重新回到自一九四八年战争以后被强行禁止居住的旧城。制订这些发展规划决不是为了赶走阿拉伯人，也不是为了‘窒息’基督教居民和穆斯林居民。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神圣性质当然关切，但我们认为，这些住房离开各个圣所很远，足以避免那种认为会损害该城尊严的指责。”

40. 除了政府当局进行的建房工程之外，阿拉伯人的私人住宅也在大规模地兴建。因此，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未经政府协助而由阿拉伯私人建筑师修建的私房估计已达三百套以上。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房屋建筑正按照这座城市成长与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进行着。

41. 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先生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在议会上说：

“……这座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将着眼于全体居民并考虑到活跃、多方面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迫切需要。人口中正在增加更多的居民；而这座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世界上又是最高者之一，特别是在阿拉伯居民中，这个增长率就更高。

在促进这座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增进它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方面，在增加那些足以表明这座城市的历史特色及其促进信仰、进步与和平的特殊使命的各种组织与事业方面，世界各地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采取的建设主动性都将受到这座城市的欢迎。

“如果珍视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愿意表示他们的主动性，他们将会受到欢迎，而且将会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支持，正如他们迄今所得到的那样。”

42. 以色列政府对世界各种宗教在耶路撒冷的利益都极为重视和关怀。

43. 就约旦当局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它除了不体面地毁坏了犹太人的各个圣所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反基督教的行为。事实上，他们对宗教的价值和历史的价值都是这样无情地蔑视，以致连受到人们敬仰的穆斯林古迹也没有逃脱他们的亵渎。

44.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保护各个圣所的法律。同一天，我国总理对耶路撒冷的宗教界领导人作了如下声明：

“耶路撒冷的所有圣所现在都一视同仁地向各种宗教的信徒和所有愿意在那里祈祷的人们开放。我们的意图是把安排和管理这些圣所的内部事务的权力交给这些圣所所属的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去掌管。”

45. 根据这一政策，由伊斯兰宗教基金部负责经管阿克萨清真寺、岩石清真寺以及所有的穆斯林机构、墓地和寺院。犹太教首席法官有权管理西圣墙和其它犹太教圣所、礼拜堂和犹太公墓。基督教团体根据公认的传统规定继续有权管理它们各自的圣所和宗教机构。

46. 以色列已经履行了和所有教会组织缔结的赔偿战争损失的协定。这个损失指的是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约旦政府和其它阿拉伯国家政府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有十七个基督教组织已经得到了这项赔偿，金额共达六百万以色列镑。我国政府也鼓励各个宗教派别的信徒来圣所朝觐。这一受欢迎的行动

是在和平、自由和安全的气氛中进行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的香客逐年增多。许多宗教界领导人都能对这一政策提供肯定的见证。

47. 此外，以色列当局和耶路撒冷市政当局还对教堂和基督教组织进行了帮助，以促进宗教活动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并提高修建的质量和效率。得到行政管理、物资和技术方面的援助的团体有：亚美尼亚宗主教区，圣母升天长老会的迦立肯特圣彼得教堂，锡安修女会，圣芳济会，希腊天主教宗主教区，怀特修女会，马耳他骑士派教会，贝特约拉地方的福音路德会，艾恩卡雷姆的锡安圣母及圣约翰修道院，贝特哈尼纳地方一所新的天主教堂和公共会堂以及美国圣地研究院。

48. 在耶路撒冷附近一座小山上修建的天主教会合一研究院即将完工。它是全世界第一所这样的学院。它是按照教皇保罗六世提出的意见修建的。负责这项工程的是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校长兼天主教大学世界联盟主席赫斯伯格神父。比利时卢汶大学的查尔斯·莫勒教授将担任这个学院的首任院长。正如教皇保罗所设想的那样，这所学院将把所有基督教会和教派重要的神学家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基督教的派系史。

49. 在旧城城墙外边修建的一座希腊正教教堂在约旦统治下若干年来一直没有完工，而现在已经由该教派建成。还拨了五十万以色列镑作为维修洛克菲勒博物馆的专款。

50. 自耶路撒冷重新统一以来，已经修缮或翻新的建筑物有：锡安山上的亚美尼亚教堂，十字架修道院和亚美尼亚圣墓教堂。旧城里的一所新的亚美尼亚神学院已经奠基。基督教会享有减税的待遇。

51. 目前，每个宗教团体自行开办学校的权利还得到了保证和维护，而且，和约旦统治时期不一样，还有权自行安排课程。

52. 伊斯兰教的圣所、祈祷场所和组织也享有类似的待遇。有关一九六七年以来的情况，盖齐·阿拉姆·艾恩先生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文《新闻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的描述：

“伊斯兰宗教基金部继续在管理着这座圣城里面的伊斯兰祈祷场所，特别是管理着包括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在内的麦加禁寺大院，并且继续负责保持大院的庄严和圣洁。

“该管理局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和翻新工作，以维护神圣的麦加禁寺大院的建筑物。该局还修缮了因六月战争而受到破坏的所有伊斯兰圣所。这一切费用都是用伊斯兰宗教基金支付的，没有外界的资助。该基金部修缮的地方包括战时受到破坏的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巴布阿斯巴特即“部族门”。该基金部还修缮了当时受到轻微破坏的岩石清真寺。该基金部还修缮了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大门，恢复了它先前的面貌。所有这些修复工作都是由伊斯兰宗教基金部负责并监督进行的。

“这个古老的圣所的入口由该基金部指派的守卫人员看守。除了马格里布门以外，通向圣所大院的各个门口都有守卫人员站岗。所有这些被指派的警卫人员的薪饷都从该基金部的经费中支付。在通向圣所大院各道门口，由该基金部向来到这个庄严的麦加禁寺大院参观的人收取门票费。每星期五禁止非伊斯兰教徒进入这个庄严的麦加禁寺大院。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规定都得到了执行。阿拉伯和犹太警察协助伊斯兰宗教基金部指派的守卫人员执行禁止非伊斯兰教徒进入这个神圣大院的规定和命令。在醒目的地方张贴有关于参观圣所应注意事项的公告。

“宏伟的岩石清真寺及其圆顶的修缮工程是在埃及建筑师阿卜杜勒·穆尼姆·阿卜杜勒·瓦哈布的监督下进行的。修缮了各圣所受到战争破坏的顶层的走廊、寺院尖塔以及所有地方。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受到的破坏，主要是它的大门和一些窗子，包括富有艺术性的彩色玻璃在内。伊斯兰宗教基金部认为有必要由原来的修建机构担任这一修缮工作。战争一结束，基金部就立刻修缮了阿克萨清真寺的中央走廊，从而避免了可能由于漏雨引起房屋本身倒塌的危险。这样，所有的穆斯林就能够进入麦加禁寺大院，自由地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耶路撒冷的各穆斯林团体人士

认为，服从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召唤乃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因此，在每天五次的祷告时间，在星期五中午祈祷时间和在伊斯兰教的其他宗教活动时间，这个清真寺里都挤满了做礼拜的人。

“耶路撒冷有许多清真寺和穆斯林的祈祷场所。除了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外，还有三十四所清真寺，其中有二十七所在旧城以内，有七所在旧城外，也就是在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地区。这些清真寺有少数已经不再使用。耶路撒冷还有十一所小清真寺即诵经堂，信徒、参加伊斯兰朝圣的外国人以及各派的东正教徒都可以进入。

“耶路撒冷有许多穆斯林墓地，其中有一些过去使用过，现已年久荒芜，不再使用了；其他的则仍在使用。这样的伊斯兰公墓有二十处。

“耶路撒冷有不少的伊斯兰教的公共喷泉，是几百年以前的穆斯林国王和苏丹建造的，由于年代久远，受到了一定的损坏。可是，在六月战争以后，伊斯兰宗教基金部已自己出钱把它们修复。正如修复任何古迹那样，修复这些喷泉需要精细的技术和较长的施工时间，因此，伊斯兰宗教基金部为它们的修复支出了巨额的费用。

“伊斯兰宗教基金部还对自己所属的遭到六月战争破坏的另外一些建筑物，特别是在萨拉赫丁街的那些建筑，进行了修缮。

“和约旦统治时期的情况比较起来，这些圣所的管理机构在以色列统治时期并没有作过根本的改变。

“至于同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毗连的伊斯兰博物馆，目前情况和以往没有两样。许多外国游客和其它访问的人都带来这座博物馆，参观里面收藏的伊斯兰教古物。除星期五以外，博物馆全周开放，凭门票入场。”

53.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六九年受到火灾破坏的阿克萨清真寺，现正由穆斯林主管当局进行修复。今年早些时候，在橄榄山上新建了一所清真寺。最近在耶路撒冷的锡尔望区又有一所清真寺落成。

54. 我们对耶路撒冷的宗教属性的特别重视，还

表现在文物发掘方面，发掘的目的在于揭示这座城市的古代史。目前发掘工作集中在纪元前一世纪后期希罗德大王所修建的雄伟城垣的南面和西面。发掘工作是在没有历史文物的地区进行的。

55. 巴勒斯坦勘探基金组织的沃伦队长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些发掘工作。在约旦统治时期，这些工作由英国考古学家K.凯尼恩女士和法国学者兼考古学家罗朗·德沃神父继续进行。

56. 这些发掘工作对于穆斯林的文物不仅没有造成损失，而且还掘出了穆斯林倭马亚朝的令人感到兴趣的遗迹。发掘工作雇用了阿拉伯工人。在自愿协助考古学家进行工作的人员中，还有阿拉伯学生。到发掘地点参观的阿拉伯人，包括耶路撒冷穆斯林理事会的成员。

57. 发掘工作并没有给穆斯林宗教建筑物造成任何危害。六天战争以后，为了安全，拆除了发掘场地附近的一些破旧房屋，但其中没有一所是历史或文化建筑物。我们从来没有想、现在也不想损坏任何一座穆斯林的文化建筑或纪念物。发掘工作是用最科学和最谨慎的方法进行的。而且无疑将大大增进我们对许多世纪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的了解。

58. 在希罗德王为支撑连接圣殿山和西圣墙的大桥而修建的拱洞下面，堆有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垃圾和瓦砾。在清除这些垃圾和瓦砾的时候，也同样是谨慎从事的。清除垃圾的工作在与哭墙前面的人行道路面取齐时就停止了。皇家工程师协会的查尔斯·威尔逊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原来的建筑，现已用他的名字命名为“威尔逊拱洞”。多年以来，学者们一直渴望对这个古物继续进行考察。迟至一九六六年杜克大学神学院的威廉·F.斯坦斯普林教授还在该地区进行了文物发掘工作。这毫不危及这个古物和它上面的建筑物。

5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总专员卡尔·布龙纳博士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R.马厄先生的信中写道：

“马扎尔教授的发掘工作并没有使寺院区的

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他现在是朝着离清真寺聚集区更远的方向进行。”

60. 受权对战时保护文物的海牙公约^①执行情况提出报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代表H.J. 赖宁克博士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三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信中说：

“你应该知道宗教部在耶路撒冷地下所进行的工程的真正性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工程不能按发掘这个字的一般意义来理解。在那里并没有另行开凿足以危及地面建筑物的隧道，而是在为那些千百年以前的建筑物清除古代瓦砾，使之干净。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保护地下区域和地面上的街道与房屋。

“听到正在旧耶路撒冷重要区域的地下进行大规模工程的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样做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许多房屋、街道、市场，特别是一些纪念物会受到威胁。因此，现在有必要提醒关心这件事的人士：一百年以前，考古学家们，尤其是著名的查尔斯·威尔逊就已经在比今天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发掘出这些原来的建筑的一部分，特别是掘出了著名的威尔逊拱洞。直到一九六三、一九六五和一九六六年，杜克大学神学院的威廉·F. 斯坦斯普林教授还在该地区进行了文物发掘工作。

“当前的清除工作，是在以色列技术学院和海法大学的密切合作下由达姆斯塔德的工程专家约瑟夫·舍恩伯格进行的。此外，不允许宗教部进行任何形式的古物探测和发掘。英国考古学院建筑工程师阿奇博尔德·沃尔斯曾当着该学院院长克里斯塔·贝尼特夫人和耶路撒冷多明我会圣经学校的著名考古学家罗朗·德沃神父的面宣布，他认为在耶路撒冷中心地区进行的这一部分工作，并没有带来使地面上的建筑物遭受损坏的任何危险。”

61. 有些人散布消息说，在过去四年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人数有所减少，这是不符合事

^①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百四十九卷（一九五六年），第3511号。

实，甚至是恰恰相反的。另一方面，约旦在控诉中提出的说法，即所谓以色列企图扩大这座城市的市区边界，以便把邻近的阿拉伯城镇、村落及其居民都囊括进去，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约旦代表今天早些时候提到的那项私人的提案，是以色列议会中个别议员提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经撤销了。

62. 基督教徒迁出中东的现象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在耶路撒冷，迁出的情况在约旦占领的十九年中加剧了。可是，自从一九六七年以后，这一现象已经消失。在约旦占领时期，这一现象在加剧。自从耶路撒冷重新统一以后，这一现象已不存在。随着人们迁出耶路撒冷趋势的消失，今天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居民迁入迁出的正常现象。

63. 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最能说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一九四八年约旦实行占领以后，在约旦人的统治下，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人口急剧地减少了。其数字如下：一九四八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十万人，基督教徒有二万五千人，穆斯林有四万五千人。一九六七年，那里的犹太人有十九万五千人，基督教徒从一九四八年的二万五千人减少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万零八百人，穆斯林人数则增加到五万四千九百六十三人。一九七〇年犹太人的数目是二十一万五千人，基督教徒的人数是一万一千五百人，穆斯林的人数是六万一千六百人。

64. 由此可见，约旦占领时期基督教徒大量出境，这一时期离境的约有一万四千人，而这种情况自一九六七年以后已经终止。还可以看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穆斯林的人口实际上已经增多。

65. 约旦对耶路撒冷过正常生活和获得成长与发展的权利进行了攻击，其性质之恶毒与无理，表现在它在指控中说，这座城市的性质正在改变，耶路撒冷正在“犹太化”。这种指控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耶路撒冷可以是犹太人的生活、文化和统一的中心。世世代代以来，犹太人可以构成这座城市人口中的多数。但是，照约旦看来，犹太人却不应该为这座城市提供市政服务，犹太人决不应该美化这座城市，犹太人不应该进行建设，犹太人口决不应该增长。

66. 对于这种态度，有人恶意地随声附和。我们

仍然记得希特勒疯狂开展的所谓反对德国生活“犹太化”的运动。我们并没有忘记这项运动是怎样发展成为对我们六百万同胞实行种族灭绝的屠杀的。

67. 是不是约旦政府认为,或者,就这方面来说,还有其它政府也认为,偏偏在耶路撒冷有可能使反犹太法的精神复活起来并规定一个“限额”来限制犹太人口呢?是否还会有人期望犹太国赞同反犹太的偏见与宣传呢?

68. 人们可以期望以色列当局保证——而且一定保证——各种宗教的利益在耶路撒冷得到严格的尊重,以及这座城市的生活与发展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人们不可能期望以色列当局会屈从于阿拉伯人的好战行动,并把一些反犹太的限制办法强加给这座在历史上一直是犹太人生活中心的城市。

69. 约旦根据什么提出它的那些要求和指控?它凭借什么得到这种权利?约旦和耶路撒冷之间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它在一九四八年违背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进行了入侵以及它后来对这座城市东部进行了非法占领而产生的关系。那次占领并不赋予约旦以任何权利,何况这种占领状态现已结束。那次占领从来没有得到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承认,它不能作为援引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的根据。显然,不能把那次占领用来作为反对耶路撒冷的完整和发展的手段。

70. 以色列一方面坚决反对凭借侵略耶路撒冷和上次非法分裂这座城市而提出的任何要求,另一方面则继续以耶路撒冷公民的合法权利与利益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问这些公民的国籍和信仰,并将严格维护各个圣所的庄严性,进入圣所的自由和各个宗教社团对这些圣所的管辖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以色列继续保持和世界宗教界代表进行建设性的详细对话。

71. 联合国未能应用公开辩论和决议来公正地处理中东局势一事已经有案可查。这首先应归咎于联合国各机构的组成和表决程序的不当。全世界都深知,在本组织里,以色列的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听取或公平的裁决。

72. 然而,以色列不能仅仅因为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或其它组织本身具有的对它不利的因素就放弃它的权利。它是一个小国,具有独特的犹太文化和

希伯来遗产,又不属于那些控制着表决结果的国家集团,因而在表决中一再失利。但是,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足以影响它所持的立场的正确性。处于少数,对于犹太人来说已习以为常。看来,犹太民族的力量表现在:若干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始终成功地保留着它自己的价值、理想和传统,尽管它受到他人的敌视。

73. 因此,我们来到安理会并不是为了求得公平待遇,因为在这里以色列是得不到公平待遇的。我们到这里来同样抱着这种普遍的看法,即联合国对中东局势的讨论,几乎已成为一种固定形式,照例使用尖刻语言,发泄一通仇恨。而且在目前的辩论中,不论各方的是非曲直如何,我国都面临着一个既定的结论乃至预先制定好了的决议。我们来到安理会并不是为了要认可这种形式,而是为了要重申真理,因为真理具有它自己的生命和力量。圣经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情况肯定如此。

74. **主席:**我刚才收到了黎巴嫩、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代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来信(S/10322、S/10323、S/10324)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当前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75. 鉴于安全理事会议席座位有限,根据惯例,并经安理会同意,我建议请他们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在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厄古拉先生(黎巴嫩)、M.M.任塔尔先生(摩洛哥)和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76. **主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77. **扎耶特先生(埃及):**今天是最神圣的穆斯林节日中的一个纪念日,是升宵节,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出行日。这次出行奇妙地把麦加和耶路撒冷连接起来,并在我们的心中象征着上帝对人类启示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今天,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们原应祈祷。可是,没有比祈求努力战胜邪恶更好的祈祷了,因此我们祈祷,在安全理事会的协助下,正义将得到伸张,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和平将取得胜利。

78.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的确感谢你 and 安理会各位代表让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次有关耶路撒冷城的局势的继续辩论。

79. 安理会在两年多以前即一九六九年七月召开了审议占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部队强行采取的那些非法措施的上一次会议。主席先生,你呼吁我们把今天的讨论限制在这次继续辩论的主题范围之内,我将努力这样做。我只谈这次安理会讨论的问题,而不谈别的问题,以免离开正题或造成混乱。

80. 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召开的那次会议上,安理会对以色列所采取的所有非法措施,用最强烈的词句进行了谴责,要求以色列立即取消这些措施,而且不得再采取任何类似的行动。安理会并要求以色列人通知安理会他们准备如何执行那项一致通过的决议。安理会还决定,如果以色列给予否定的答复或者不予答复,安理会将象今天这样重新召开会议,以考虑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

81. 以色列人作出的反应显然是极其无耻的。对安理会早已作出或可能作出的任何决议,以色列都根本不愿接受其丝毫约束。这一点刚才已经得到了证实。他们既没有取消以往的那些措施,也没有放弃采取更为严重的措施。与此相反,以色列当局进一步把这些措施应用到约旦河西岸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愈来愈多的地区。现在所有的巴勒斯坦村庄都已被囊括在所谓大耶路撒冷的疆界之内。

82. 我们从以色列所得到的只是它们官员们的一些傲慢声明。他们叫嚷说,吞并耶路撒冷是不可挽回和无可谈判的。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一九六七年以后被划入这个新的“大耶路撒冷市区”的那些大片地区的吞并也是如此。今年即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以色列外长埃班先生在他的议会中声称:

“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耶路撒冷以今天享有的市区范围来作为以色列首都的‘新’地位。”

83. 几天以前,即八月三十一日,法新社援引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的話說:“以色列将不参加美国筹划的旨在安理会上讨论耶路撒冷问题的表演。”他接着说:“已为此事向安理会各理事国提出过警告。”他还

向以色列《国土报》的记者说:“安理会对耶路撒冷问题进行讨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以色列首都发展措施的实施。”看到以色列代表列席会议参加这次“表演”,我们可以希望——哪怕这是微弱的一线希望——也许他的其它一些傲慢声明也将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就象他不参加这次“表演”的威胁一样。

84. 好,安理会已经受到了警告。它被明白而响亮地告知说,它从这次“表演”中所能获得的,也许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以色列人预谋行动的执行。以色列人企图通过这个行动在我们在一千九百七十一年来一直敬仰和奉为神圣的耶路撒冷的瓦砾上去建立犹太人的新耶路撒冷。以色列住房部长本人把这个行动说成是为了达到希伯来目标的行动,即一次犹太复国主义的表演。没有任何人,当然更没有一个在升宵节发言的穆斯林会否认犹太人不仅在耶路撒冷城内而且在一神教的历史上都具有地位。我们尊重耶路撒冷的整个历史,它的三千年的历史。然而,现在提出来的建议是什么建议,这可以从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先生接见一名以色列记者的谈话中得到说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的《这个世界》引用了这位部长的话:

“我宁愿看到圣庙的墙保持第二个圣庙时期的原样。所有其它的边墙都可以在照像后加以拆除,因为它们遮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到完美的图景。”

85. 这家报纸为了使我们明白其究竟,问道:“什么是完美的图景?”然后写道:“达扬所说的完美的图景,指的就是只有大卫圣庙而没有任何其它不必要的建筑物的耶路撒冷。凡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看来足以证明耶路撒冷的圣洁性的那些古物,都会是障眼的迷雾。”

86. 因此,根据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耶路撒冷整个三千年的历史都是神圣的,而刚才以色列代表所持的立场却认为,耶稣降生后,耶路撒冷就不再是神圣的了,只有属于犹太人的那一部分历史和文化才是神圣的。今天我们正在这里庆祝的升宵节告诉我们有一种延续性,耶路撒冷的神圣性一直贯串在它的三千年历史中。

87. 以色列对安理会的决议已作出什么反应以

及它预示——更确切地说是扬言——要作出什么反应，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已见到议程中列出的秘书长的报告，这些报告都为我们提供了同样的回答：以色列已经宣称，对于安理会作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它都将丝毫不予理睬。

88. 因此，目前我们有着充分的证据，说明以色列对安理会和指导安理会工作的联合国宪章尊重的程度是：毫不尊重。因此，我们面前有着充分的证据，说明以色列对安理会的决议一向遵守和将来打算遵守的程度是：全然不予理睬。

89. 联合国是根据宪章建立的，而宪章又是出自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一断定：战争肯定是徒劳无益的。而以色列人却显然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强权出公理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之上，认为征服者应该获得他征服的果实。犹太复国主义者靠极权主义思想过日子，这种思想在他们挤入巴勒斯坦之前就已经在他们的欧洲世界中占统治地位。事实是，他们不能使自己真正相信联合国宪章，或者相信世界各国人民决心在正义与和平中生活的现实性与有效性。

90. 因此，不允许用战争手段取得领土的原则，这个对联合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原则，显然是以色列现任总理所不能理解的。不久以前她向《时代》杂志记者马什·克拉克发表了谈话，我根据该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那一期援引她的话：

“今天还有一件事是绝对不道德的，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就是不允许使用武力取得领土。安理会议席上的人，有几个敢于站起来发誓说，他们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个嘲弄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无耻自白，刊载于八月三十日出版的那一期《时代》杂志上。

91. 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看到了使用暴力和战争手段在获得殖民地和扩张疆界方面能够得到好处，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者赫茨耳成立了他的“帝国银行”，并力图获得帝国的许可证或其他许可证去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地，以便尽量扩大它。犹太复国主义者显然把瓜分巴勒斯坦的一九四七年联大决议〔第 181(II)号〕——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对他们还有一点用处的唯

一决议——看成是这样的一种许可证。得到这个许可证之后，他们就不希望再受到联合国的干预。自那时以后，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的决议在以色列人的眼里都是没有价值的——只不过是一些行不通的空话而已，它们本身并没有强制力量或压制力量，因此，对以色列人不起任何作用，不能博得今日以色列的强权崇拜者们的尊重。这些就是可以说明以色列人今天的政治哲学与行动的简明事实。

92. 今天，安理会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着以色列对安理会决议特别是第 267(1967)号决议的公开蔑视和毫不理睬这一情况，安理会应该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呢？以色列的反动哲学同我们据以制定宪章的思想毫不相容，安理会对此应该从根本上采取什么措施呢？

93. 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动完全是按照它在我们地区采取一切行动的那种方式进行的，那就是，从这一文件或那一文件中，当前是从安全理事会的停火决议中，寻找一种类似权利的东西；从这一大国或那一大国获得公开的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然后又不顾一切反对，制造出一些“事实”，并用既成事实傲慢地同世界对立，狡诈地认为世界不会作出有效的反应。这就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我们地区看到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战略。今天，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他们入侵的阿拉伯土地上再次使用了这一策略，无论是在正在进行斗争的约旦河西岸，在叙利亚的戈兰，在西奈，还是在加沙，都是如此。尽管今天安理会不讨论这个更为重大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而且我已答应不离开耶路撒冷这一主题，可是，安理会肯定会认识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动，只不过是更大和更有威胁性的整个行动的一部分而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狂妄野心决不仅限于耶路撒冷，但是，我国代表团保留在不太远也不为时过晚的另一时机再来谈这个问题的权利。

94. 有人认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正在使它失去和平。我认为，我们的同事约旦的代表曾提到类似的一个说法。我的看法是，也许相反的情况才是真实的：以色列并不需要和平；以色列在当前领导人的领导下，而且在奉行目前的扩张主义与种族主义政策的情况下，是经受不起和平的。两年以前，

以色列的一个领导人告诉伦敦的听众说，他的这个国家的完整现在只达到百分之十六。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到那些信仰上帝并遵照犹太教的规定作礼拜的人，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这个国家并处于其统治之下的时候，这个国家才算是完整的。以色列当局蓄意堵塞一切通往和平的道路，唯恐有了和平，就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和通过所谓的征服权取得更多的领土。埃班外长一九六七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曾暗示了这种权利。因此，如果由于非法地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地位而使和平离开人们更远，这对于当前以色列统治者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95.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仍然是它现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安理会应集体采取什么措施？各理事国应单独采取什么行动？除了遗憾、批评和谴责之外，还应该做些什么？

96. 我国代表团愿就它认为安理会现在应采取的有效行动，提出五点意见。

97. 第一，安理会当然应该重申，过去，现在和将来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一切做法，不论是通过土地的征用、人口的强制迁移和对房屋的破坏或甚至通过任何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的性质的其他所谓法律或措施，都是非法的和不能容许的；耶路撒冷对于半数的人类都是神圣的，而且在其整个历史中以及直到今天，都是神圣的。

98. 第二，安理会应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宣布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为非法，并要求它们对以色列占领军所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都不予支持或承认。

99. 在与此相似的一个局面下，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曾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问题发表了意见。^②该法院的意见的第118段中写道：“南非……有责任从纳米比亚领土撤出其行政管理机构”。该意见还说：

“南非由于保持当前非法局面并无理占据该领土，应承担继续违反国际义务所产生的国际责

^②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16页。

任。南非并应对其违反国际义务或侵犯纳米比亚人民权利的任何行为承担责任”。

法院意见第119和第120段中写道：

“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确认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各会员国并负有不得提供任何支持或任何形式援助的义务……”

法院还说：

“应由安全理事会来决定它对纳米比亚问题作出的决定后还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国际法院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发表的意见，当然也适用于非法占领耶路撒冷所造成的局势，而且还适用于被以色列侵略和占领的所有其它阿拉伯领土。

100. 第三，安理会应力求使以色列得不到继续藐视安理会的手段。我们应使以色列得不到用以藐视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手段。

101. 就在昨天，《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从特拉维夫发来的有关以色列军事工业的报道，报道说，当前以色列正专心致力于生产各种类型的武器，其中有些武器能够携带核弹头。从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在本组织其他会员国积极地给予大量财政与技术支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样的战争准备。埃班先生大言不惭地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所持的那种举世为它感到遗憾并加以指责的立场。他说这句话时，显然是有信心的，因为他的政府已经获得而且期望将来还能获得美国鬼怪式喷气飞机和其它军事武器。

102. 因此，安理会应呼吁所有忠于宪章的会员国停止一切军事和财政援助，停止提供一切武器和其它军事装备，停止提供足以使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继续明目张胆地蔑视联合国并坚持其扩张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一切支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记得它们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向我国提出一个强硬甚至是苛刻的劝告，要我们不首先进攻。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发动进攻以来，苏联和在戴高乐与蓬皮杜两位总统领导下的法国所持的态度一直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正的。他们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以免

以色列能够运用这些武器去巩固其占领地位并抵制为结束占领并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公平解决办法而作出的努力。阿拉伯各国由于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由于这些常任理事国的劝告，采取了克制态度，这就为以色列的征服提供了方便。法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范例，确实值得联合国各会员国效法。

103. 第四，安理会目前显然已用尽了宪章第六章的各项条款。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无论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或在整个局势方面所作的决议和努力，以色列都顽固地和明目张胆地置之不理。这已经有四年多了。上一次，在安理会第267(1969)号决议中，曾对以色列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而得到的答复只是一些蔑视性和侮辱性的声明与行动。

104. 我认真地听了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想听他说一句或提一提以色列可以考虑执行那项决议或向秘书长提供它一直没有向他提供的情况。当然，他并没有提及这些。

105. 因此，现在该是安理会考虑宪章第七章来处理这一局势并按照这一章的规定对以色列实行各种制裁的时候了。

106.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鉴于以色列对联合国的这种极端蔑视态度——我只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刚才发言的最后一部分就够了——并鉴于以色列选用了强权即公理的道德准则去代替宪章规定的道德准则，可以肯定地作出结论说，以色列无意继续做本组织的一个合格会员国，忠于它签署过的联合国宪章并愿履行其义务。

107. 以色列代表刚才说过，以色列已习惯于处于少数地位；它不想居于多数地位。它不喜欢我们的程序，不喜欢我们的组成形式。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行动来接受以色列的这一实际上的退出，并建议大会采取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措施。

108. 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现在必须采取这样的积极行动来对付以色列。全世界不能袖手旁观而不过问这件事。那样做肯定等于帮助和怂恿以色列用它那别开生面的二十世纪的方法把耶路撒冷钉死在十字架上。

109. 在宪章中体现了他们的希望的全世界人民，等待着这次安理会审议的结果。我了解，埃及人民和整个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的人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宪章是否还有效，或者弱肉强食的法则是否又会使地球的面貌变成一片漆黑。他们有权知道他们是要靠宪章生活呢还是靠宝剑生活。

110. 各地人民，特别是生活在世界上我们那一部分地区的人民，究竟会象他们希望的那样有可能追求到一个公正、有秩序与和平的时代呢，还是让自己听任一些人去摆布，而这些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势力或借助外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徒劳无益地进行抗议的世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安理会必须对它们作出答复。

111.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1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既然埃及代表提到了正在审议的项目之外的一些问题，很遗憾，我别无选择，也只好谈一谈它们。

113. 我十分留心听了他的发言，特别是他对耶路撒冷和阿拉伯居民福利表示关心的那些话。不错，埃及由于对它的阿拉伯同胞和一般的人类的福利表示的关心，使它在也门、苏丹和加沙赢得了国际声誉。埃及对耶路撒冷的感情已经表达得使人毫无怀疑的余地。一九四八年，埃及军队伙同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向耶路撒冷推进，把它包围起来，并置城里的圣所、古迹以及阿拉伯平民和犹太平民于不顾，参与了不分青红皂白地炮轰这座城市的行动。这就是埃及热爱耶路撒冷的表示。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礼拜场所、学校和私人住宅遭到了破坏。当时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阿巴·埃班先生曾恳求安理会拯救耶路撒冷。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安理会第三〇五次会议上，他说：

“尸体在旧城里堆积起来而没有掩埋。具有历史价值的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瓦砾。教育和文化中心已成了废墟。”^③

^③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第三〇五次会议，第51页和50页。

“历史不会忘记耶路撒冷所遭遇的一切，并将在它的陈列馆中为耶路撒冷建筑和圣殿的这个现代破坏者以及在这次渎圣的冒险行为中……所有参与其事的人留下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位置”。^⑥

114. 对于希望停止在耶路撒冷进行野蛮破坏和大屠杀的请求，埃及的反应是什么呢？正是当时埃及出席安理会的代表、现任埃及总理的马哈茂德·法齐回答说：“埃及政府不能遵守安理会的停火建议”。历史是永远不会健忘的。以色列也永不会忘记埃及在耶路撒冷所干的一切。

115. 二十三年以后，那些在一九四八年毁灭耶路撒冷的同伙，今天又结成了向耶路撒冷的和平、进步与幸福开战的伙伴。今天我们听到埃及代表所讲的那些伪善的话，只能打动那些一无所知或十分容易受骗的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指控以色列不尊重联合国宪章，并妄图表明他的政府热爱和平。不错，埃及尊重宪章和热爱和平是同埃及关心它的阿拉伯同胞或自己的公民的幸福同样地明显，也是同它关心耶路撒冷的福利同样地真实。

116. 除了在也门和苏丹作战以及参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内战之外，开罗这些年来还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满足其杀戮之欲的首要目标。当一九四八年以色列遭到入侵时，正是埃及的阿柴姆帕夏代表了阿拉伯联盟通知联合国说：“这将是一场使人回忆起蒙古人的大屠杀的杀戮”。正是埃及在结束了交战状态的停战协定刚刚签字之后，就借口还存在交战状态禁止了航行自由。正是埃及明目张胆地违反宪章和停战协定，对以色列发动了一场恐怖和屠杀的战争，导致了一九五六年西奈战役。正是开罗在后来的几年里公开宣称它要毁灭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以色列国，并且积极地为执行这一计划作准备。正是开罗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宣称，最后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蛮不讲理地把联合国紧急部队逐出了西奈和加沙，调动了大批军队向以色列进攻，并且采取公开的战争行动，封锁了国际水道。

117. 正是埃及在六天战争以后鼓动了拒绝和平，拒绝承认以色列，并拒绝和同它达成协议的喀土穆宣言的出笼。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是一九六八年三

月拒绝了雅林大使提出的同以色列举行会谈的提议的那个国家。正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六九年三月拒绝接受安理会的停火决定，向以色列发动一场持续到今年八月的消耗战。正是埃及把导弹运入就地停火地区而违反了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就地停火协定。也正是埃及坚持要以色列撤退到停战协定确立的易受攻击和引起混乱的分界线上，使恢复和平的努力不能取得进展，尽管……。

118.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119.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今天上午，安理会通过了我们的会议议程之后，便曾发出一项呼吁。可惜我没有你那项呼吁的原文。但是，我清楚地记得，你的呼吁大意是说，我们应当把审议和讨论限制在已经通过的议程项目之内，那就是，限于谈耶路撒冷问题。据我看来，以色列代表进行无休止的谩骂，已经离开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很远，而会议是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审议限制在这个问题之内的。我恳切地请求主席，如果方便的话，提醒以色列代表把他的发言限制在当前讨论的主题之内。

120. **主席：**我愿以主席身分，再次向出席安理会各位代表呼吁，把他们的发言限制在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信中和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内，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已经提到这一点。

121. 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十分清楚地记得你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所作的声明。我完全同意你的声明。正如我在这次发言行使答辩权开始时解释过的那样，对于埃及代表发言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我除了进行答辩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123. 请允许我再指出一点，在本安理会会议席上就座的各位代表们，即使他们真的代表着那些对言论自由很少认识的国家，也应该根据宪章中某些更为基本的原则，比如各会员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允许作为会员国享有主权的政府的代表，继续把话讲完而不被中断。

124. 为了反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在这里提

出的指控，即以以色列一向不尊重宪章而埃及却尊重宪章并热爱和平，刚才我要说的是：正是埃及坚持要以色列撤退到停战协定确立的易受攻击和引起混乱的分界线上，使恢复和平的努力不能取得进展，尽管停战协定明确规定，不应把这些分界线解释为最后的边界，尽管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并没有要求撤退到这样的分界线上。的确，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就拒绝了要求撤退到旧分界线上的一切议案。就以色列而论，通向谅解与达成协议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只等埃及带着诚意、要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和谋求和解与谅解的真心实意走进这些大门。达成协议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希望达成协议。然而，只有通过冷静的外交努力，才能达成协议。如果埃及决定不愿作出耐心而持续的努力，而想在公开讥讽和为以色列所不能接受的偏袒一方的决议方面取胜，那么，埃及将会清楚地看到，它自己采取的行动就把解决问题的大门堵死了。

125. 以前，埃及已经犯了一次这样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七年期间，本来存在着结束战争以及同以色列缔结和平协议的许多可能性与机会。埃及对此都加以拒绝，反而集中一切力量去追求战争并在联合国各机构中进行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系列偏袒一方的决议。这些决议反映了人所共知的阿拉伯国家数目上的优势，却没有为消除冲突带来任何进展。这一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126. 今天，埃及必须十分坦率地自问，它是宁愿在联合国可能作出的使埃及和以色列更加疏远的决议的打扮下把冲突继续下去，还是愿意真诚地谋求结束冲突，谋求同以色列达成协议？如果它选择后一途径，那么，以色列和埃及的代表交换意见的地方就不应是在这个会议席上。

127. **主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马里的代表，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进行发言。

128.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各位代表，我要谢谢你们允许我简要地表达我国政府对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所持的观点。

129. 经过十分棘手的谈判而在中东出现的停

火，以及有关各方对停火的延长——这对各方都是不易办到的——曾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个希望，即不会再有人首先采取行动来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从而使必要的信任可能遭到破坏。如果缺乏这种信任，任何和平谈判即使不是不可能举行，也是不可靠的。

130. 马里共和国政府殷切希望，与我国在技术和文化合作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世界那一部分地区，能迅速恢复公正的和平。我国所持的这一众所周知的立场，在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或联大的一些主要委员会上讨论这一问题时已经作了明确的表示。我国元首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后，于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对这一立场作了明确的阐述。我国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主要是为了谋求和平。我们知道，和平谈判是既费时而又棘手的。可是，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这些谈判是棘手的，因此，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将使谈判从一开始就遭到破坏。由于和平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采取任何削弱和平的孤立行动都包含有使自己失败的种子。

131. 因此，在当前正进行着棘手的谈判的时刻，本来就没有必要再为一九六七年冲突所产生的那些严重分歧添增更多的纷争，而这些纷争对于成百万的教徒的良心又是关系至为重大的，因为对他们说来，耶路撒冷是天主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信仰的永恒标志。这种信仰当然是建立在容忍和热爱自己的兄弟的基础之上，它是与任何主要靠战争的结局来进行统治的行为格格不入的。一个胜利的民族显然是一个懂得如何征服人心的民族，一个避免使良心受到干扰和不使良心受到战争带来的变化的影响的民族。对于信仰的严格尊重，乃是所有国家的神圣职责。一个民族的伟大，在于它关心使这些不同宗教的圣所始终保持完整。

132. 由于多种理由，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最新事件使我们感到关切。安理会各理事国也许还能回想起当全世界的穆斯林听到阿克萨清真寺发生惨重火灾时所产生的深切不安。这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在此之前，联合国大会对以色列所采取的可能改变耶路撒冷各圣所状态的措施和步骤曾表示关注。我们有责任承认，那种深切不安的心情并没有受到重视。

133. 安理会重新受理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在第

252(1968)号决议中承认,以色列曾采取过其它一些违反有关决议的新措施,而且承认,安理会:

“认为以色列采取之一切立法与行政措施及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及其财产在内,足以改变耶路撒冷之法律地位,概属无效,且不能改变此种地位。”

134. 安理会的这一警告,显然一直是一纸空文,因为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十五日安理会不得不再次召开会议并通过第267(1969)号和第271(1969)号决议。这些决议的条款和第252(1968)号决议的条款大致相同,但有一项重大差别,那就是,第271(1969)号决议第6段中写道:“倘所得答复为否定或无答复时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召开会议考虑对此事应采何种其他行动”。

135. 如果这些决议受到重视,或者采取了避免使成百万教徒的良心受到干扰的措施,那么,二十六国的代表们就不会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于拉巴特召开的一次伊斯兰会议上警告全世界说,不得使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在精神、道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价值”受到侵犯。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秘书长提交联大下届会议的报告中还提到,在穆斯林圣所周围进行的发掘工作,使这些圣所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

136. 中东已经够动荡了,经不起再在那儿播下宗教纠纷的种子。国际协定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耶路撒冷的地位,不能由单独一方来加以改变,否则,道德和精神的價值就会靠武装对峙造成的力量暂时不均衡的局面来决定。宪章中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也就会得不到重视。

137. 以色列为改变举世公认之耶路撒冷之神圣性质而采取之那些措施和步骤进行辩护时所作的解释是,这些措施和步骤是属于行政性质的,而且它们是用于其法律地位据说是完全属于以色列主权范围之内的那些居民或古迹。

138. 我们同秘书长一道都想知道,那些特别置于本组织之下的古迹的地位究竟如何,以色列的避而不谈尤其使人心情沉重和不安。

139. 安理会有意地把当前的辩论限制在圣城耶

路撒冷的地位这个问题的范围之内。马里政府认为,这次辩论应该是先前辩论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且在这些会议结束时,安理会理所当然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就其性质和规定的义务都决不应比我在几分钟以前提到过的那些措施更弱。

140. 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中东冲突的一个方面。依我们看来,任何违反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有关条款的措施和规定,都会造成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使往后不可能根据宪章的精神和条款进行任何谈判。

141. 马里政府深信,安理会对这一基本事实深为了解。安理会通过的那些一直不起作用的条款已经证明,直到目前所走的道路并不见得就是解决中东危机的最好的道路。我国政府反对用战争手段取得任何领土,认为武力不能决定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那样做就是以牺牲和平作为代价。由于这一代价是如此高昂,因而我们再次请求安理会在这次辩论结束时,采取措施以确保耶路撒冷将继续成为中东的和平与博爱的乐土。

142. 我国政府又一次表明它是和平的真诚拥护者。但我们也是伊斯兰国家最高级会议^④最后声明的共同发起国。在这个声明中,我们各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重申他们致力于和平,然而应该是体面和公正的和平。

143. 主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的代表。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上就座,进行发言。

14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安理会各位代表,谢谢你们允许我参加今晚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辩论。我的发言将严格地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个问题上。在本组织内活动了二十五年之后,我并没有丧失这样的信心,即安理会今年将设法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是象在一九六七年那样放弃它的权力。那一年,安理会把整个问题都交给了联合国大会,尽管它清楚地知道,处理安全与战争的问题是安理会的特权,而联合国大会只有提出建议的权力。

^④《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年,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9460。

145. 我不得不提到这点，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无论是有关范围更大的巴勒斯坦问题还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具体项目即耶路撒冷问题，都是这样。我们兜圈子的时间太长了，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就一直如此。如果安理会要成为一个进行宣传的讲坛，如果某些理事国特别是拥有否决权的五个理事国继续象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做的那样，不惜牺牲小国而采用协商一致的办法，那么我要说，让这个安理会自行解散，把一切事情都交给那个有一百二十七国的更大的机构去处理吧，那个机构是会作出建议的。本来，人们认为安理会能够采取行动。但不幸的是，特别在有关耶路撒冷这个问题上，自从通过第267(1969)号决议以来，安理会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十分清楚的。自从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就耶路撒冷问题提出报告以来，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146. 各理事国特别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做了些什么呢？它们什么也没有做。正因如此，我们的约旦同事鉴于事件不断发生，才不得不来到安理会，希望它有所行动。但是，如果它没有行动，我就要请它以后别再开会了。开会干什么呢？难道要让它成为国际社会——不是这个社会或那个社会，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笑柄吗？

147. 作为本组织的一个老手，我认为我具有足够的经验，因此我可以毫不生气然而却加重语气来这样说。

148. 自相矛盾的是：联合国制造了以色列，从而犯了错误，因为它把庄严载入宪章的自决原则抛在一边。而今天批评联合国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个在成功湖以瓜分巴勒斯坦开始而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国家。我亲眼看到了那些压力。它们已被载入记录，我无须一一列举。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记录，看看这个国家是怎样在压力和操纵之下建立起来的。今天，尽管安理会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以色列却通过它的代表进行谩骂。这正好象一个人咒骂他的母亲不该生了他一样。

149. 我认为安理会太宽大，有时对小事是如此，可是，对足以说明小小的以色列国在国际社会有多大影响的重大事情，也是如此。我们的同事特科阿先生

为行使答辩权而报名发言。主席先生，我并不是在责怪你。可是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即通常是在会议将结束时才给予行使答辩权的。对待以色列，总是有求必应。我一直在侧厅等候，在安理会会议厅外面等候发言，后来秘书处通知我说：“哦，碰巧以色列今天上午已报了名”。没有人能告诉我说，他们今天上午已报名发两次言。我看到了为请求行使答辩权而递交的字条。那样做是完全允许的。但是，他们却在我和我们的马里兄弟之前就发言了。这在安理会是一种什么程序？主席先生，你是我们中间的新人，请你不要认为我是在对主席作什么批评。但我有权请你注意本组织内出现的情况以及在应当遵守规则和程序的时候，有时有人是怎样地受到了偏爱。

150. 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是耶路撒冷。我还记得过去有许多次，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五十年代以及在六十年代初期，特科阿先生的那些前任总是说：“上帝给了我们耶路撒冷”。而我也一再拿这个问题回敬他们：“从什么时候起上帝经营地产买卖而分配土地的？把地契和印章给我看看”。然后我提醒他们，大卫王在《诗篇》中说：“地与地上万物都属于主”。他并没有说“地”或修正说“地之一隅”，是“给犹太人或给非犹太人的……”或诸如此类的话。

151. 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不再说“上帝给了我们耶路撒冷”了。但是他们仍然拐弯抹角地这样说。他们说，耶路撒冷被分割了，并且是从他们手里夺走的，特别是在罗马人占领时期犹太人最后的大流散之后。而且说，当时的土著居民——我一再提到他们——是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他们说，耶路撒冷从他们手里被夺去有二千年了；又说，一九四八年，上帝的预言实现了。但是，不知给予他们耶路撒冷的那张地契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不曾见过它。

152. 可是，我愿意提醒我的以色列同事，位于死海洼地、离耶路撒冷不远的耶利哥，曾经是古代以色列人要进攻的第一座迦南城，而这些以色列人不是现在的以色列人而是那些曾经是我们的弟兄和表弟兄的古以色列人；不是那些大部分来自公元一世纪时在今天俄罗斯南部地区定居的部族的哈萨尔人，那些哈萨尔人在七世纪和八世纪时由于拜占庭的基督徒和迁

往北部的穆斯林缔结了一项君子协定而改信了犹太教。可是，现在让我们不再谈这些部族的情况吧。附带说一句，这些部族是一世纪时从亚细亚北部山脉地区迁来的。他们不是印-欧血统。从语言和文化来看，他们属于土耳其-芬兰血统。即使根据发掘的古物，我们也能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153. 不管是属于土耳其-芬兰血统或者属于印-欧血统都是无可非议的事。附带说一句，从人种学来说，那时整个欧洲已成为由亚洲移来的那些部族的一个投影。

154. 穆斯林和拜占庭人彼此都向对方说：“让我们不要使那些异教的部族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吧”。因为当时那样做会打破力量的均势。于是有些犹太人——他们是西班牙-葡萄牙血统的犹太人，也就是我们同族的犹太人——早已迁徙到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地方。穆斯林和拜占庭人可以去那里使他们改教，只要他们信奉同一个上帝。但是，这些穆斯林和拜占庭人不愿意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或穆斯林。整个问题并不出自我们的西-葡血统的犹太人。这些穆斯林和拜占庭人真诚地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使那些人信奉了一神教，即信奉了上帝。

155. 那么，犹太复国主义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呢？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在巴勒斯坦由西-葡血统的犹太人即我们同族的犹太人或阿拉伯犹太人发起的吗？不是的。是由那些皈依犹太教的人的后裔发起的。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这些犹太人今天已经不是闪米特族人，这正如我不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比方说，马立克大使不是一个印第安红种人一样。那是一个政治运动。但目前的主题是耶路撒冷，而且，主席先生，你曾经呼吁我们要集中讨论耶路撒冷问题。这很好。

156. “耶路撒冷”这个名词是怎样来的呢？请不要忘记，我曾经提到，耶利哥，这座迦南人即闪米特族人的城市，是死海洼地首先遭受古代以色列人进攻的城市。这是根据圣经中《约书亚记》的记载，不是引用某些考古学家的论述，而圣经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神圣的。基督徒也认为圣经是神圣的。我们大家都认为圣经是神圣的。

157. 还没有谈到耶路撒冷的正题。我已经说

过，耶利哥离耶路撒冷很近。耶路撒冷如何得名呢？埃及的特勒马纳的石碑上刻着的一些文字，说明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原来叫乌路萨利姆，意思是萨利姆城。萨利姆是个阿拉伯字，是专有名词。在约旦、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洲，许多人的名字都叫萨利姆。这是一个阿拉伯的人名。古代阿拉伯人则使用“沙洛姆”这个词。“萨利姆”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有许多含义。比如人们说，好心的萨利姆，这是好心地祝福别人平安之意。任何一个好心的人都喜欢平安。现在我和诸位回顾一下历史上的迦勒底的乌尔城。各族的族长亚伯拉罕就是来自这个地方。然而迦勒底的乌尔城的位置在何处呢？它位于今天伊拉克的西北部。亚伯拉罕又有哪些儿子呢？这些儿子当中有一个名叫雅各，后来迁往南方去了。请诸位读一读圣经《创世记》第三十二章，就知道他们是怎样从今天的伊拉克迁走，来到迦南地方的。但还没有到达乌路萨利姆。迦勒底的乌尔城就是雅各的出生地。雅各有十二个儿子，犹大是第四个。犹大这个词就是来自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的名字。后来耶胡迪即犹太人来了，有时他们称自己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阿巴拉——阿巴拉即渡河之意。他们是从某个地方渡河过来的。

158. 诸位知道，迦南这个地方是怎样靠刀剑取得的。那时候，约书亚是个伟大的将军。

159. 在雅各的儿子来到之前，耶路撒冷就已经存在了。雅各的儿子是我们的弟兄，或者说，他们的后裔是我们的弟兄。但是，这些人是哈萨尔人。这是一个欧洲人的运动，利用犹太教作为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力。他们的领导人多数是不信教的。我必须说句公道话，正如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一样，他们都是不信教的。但是他们利用宗教作为一种动力。他们利用了犹太教。他们的先知就是我们的先知。可是，这个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是我们的犹太弟兄发起的吗？不是的。如果可怜的西奥多·赫茨尔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就不会让他的愿望成为一场恶梦。他认为，犹太人由于在欧洲受到了迫害，应该在某处有一块飞地。他们曾想到乌干达。后来他们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但是，在耶利哥遭到攻击之前，当耶路撒冷并不属于他们，而且还叫乌路萨利姆城的时候，又该怎么说呢？在比较晚近的时期，当我十七岁的时

候，我曾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大街上游行。那时，耶路撒冷成了巴勒斯坦政府的所在地，而巴勒斯坦是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也就是将近五十年前交由英国委任统治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住在那个地区的我们这些人要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街上游行的原因。英国人欺骗了阿拉伯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犹太人的眼睛长得好看吗？有些犹太人的眼睛是长得很好看的，但是阿拉伯人的眼睛也是好看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他们想在横跨通往帝国的道路上找一个地方。他们认为这样会使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变成英联邦的一部分。他们探听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意见。罗斯柴尔德是一个国际家族，在法兰克福、巴黎和伦敦都有这个家族。我不愿说他们是俗人，但他们是不信教的。不过，的确存在着我们阿拉伯语中所说的宗族主义。当然，他们是犹太人，而那些英国人就利用了他们的情感。三十年代我认识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并且同他们谈过话。他们好象并不怎么信仰宗教，却常去犹太教堂。他们象许多人一样，也到基督教堂、清真寺或犹太人的圣庙去。他们在所属宗教里是显赫人物。所以不要以为有人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被分裂，我们就会因而受到愚弄。这些巴尔干的哈萨尔人是皈依了犹太教的那些部族的后裔，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意识，那就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我还得再说一遍，它利用宗教作为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力。

160. 犹太人的祖先来自迦勒底的乌尔城，而那就是迦南地方。还有一些犹太人是闪米特族人，但他们是一些互相械斗的部族。让我们来作一些假定。让我们假设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精神故乡。让我们更进一步姑且承认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象征。难道伯利恒不是耶稣的降生地吗？难道耶路撒冷不是耶稣开始布道的那座城市吗？难道耶路撒冷不是基督教的摇篮吗？对于伊斯兰教，耶路撒冷是最早的礼拜的方向。那时还没有麦加或麦迪那，穆斯林都注视着耶路撒冷。他们是闪米特族人，他们是哈萨尔人，他们都做礼拜。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耶路撒冷对犹太人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它对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犹太人约有一千六、七百万，人口增长得不太快，也许现在是一千八百万。但是基督徒有十

亿，他们把耶路撒冷看成是他们的宗教城市。穆斯林则有六亿，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对于他们是十分神圣的。根据什么逻辑认为一千六百万人会构成一个世界性问题？并不是这一千六百万人而是少数几个领导人正在利用这个问题去达到政治和经济的目。今天，我们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特科阿先生刚才的发言是从混凝土、钢材和建筑物着眼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提到了空气调节的问题。让我老实地告诉他，以往的那些最伟大的先知并非都得住高楼大厦。他们也许象现在我们的许多人一样，住的是帐篷。爱好世俗东西的人，通常不会在精神方面取得成就，因为他们的本能必然是在饮食、性欲和奢侈生活方面纵情地追求满足。人们的心灵并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如来佛是一个国王的儿子——太子。当这位太子住在他父亲的皇宫里，由他父亲为他提供人们能够希望得到的一切物品的时候，他没有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的布道不仅获得了人们的信任，而且至今还有着千百万信徒，因为他放弃了物质享受，成为一个伟大的导师。他放弃了欢乐、奢华和安逸的生活，因为他与人类的大多数有着共同的感情。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之前的那些先知也是这样。他们天性纯朴，欲望简单。今天以色列代表向我们谈了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他们正在那里修建高楼大厦。耶路撒冷不是纽约市。纽约市是犹太人建成的。这就够了。所有正在修建的摩天大楼用的都是犹太人的钱。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让他们多修建一些吧。可是，到时候就会拥挤不堪，我们还得从这里把联合国迁走。特科阿先生提到了阿拉伯人在赚钱，但他忘记了耶稣所说你不能崇拜两个上帝。在上帝和玛门之间，你必须崇拜一个，放弃另一个。在这里，用得着从前殖民国家的白种人的责任的说法。一个能从事建设并有钱和有组织才能的人，应当到没有豪华的也就是现代化的高楼的那些地方去。向人们说：“看吧，你们落后了，我要在你们的土地上进行建设”。

161. 这是一种殖民的理论，概括在“白种人的责任”这句话里。什么白种人的责任，去你的吧！他们剥削了人民，但那是剥削时代的事。照殖民国家看来，在一个国家内人们互相剥削是公平的行为。但是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人不能光靠面包过日子。”这句话千真万确。

162. 金钱，金钱，金钱！金钱是什么？它是主人呢还是仆人？有朝一日你们会看到所有的货币都在浮动，就象我看见它在欧洲浮动一样。万能的美元现在到哪里去了？近来它变成了一个矮人。以色列镑又是如何呢？它象英镑一样。我看到了英镑因通货膨胀而正在贬值——从一英镑值三美元下跌到二点八美元，二点四美元。现在是二点四二美元。

163. 如果缺乏正义，强者也会垮台。什么是金钱？阿拉伯人正在赚得更多的金钱，金钱，金钱！什么是金钱？金钱应该是一种便利交换的手段，以它来代替以货易货的方式。但它不应该受到崇拜。两千年以前，耶稣就亲自告诫过我们，不要崇拜金钱。耶稣不仅向犹太人，也向这个地区的我们闪米特族人传道。你不能崇拜两个主人——上帝和玛门。你只能崇拜其中的一个。

164. 以色列代表提出的论点是，他们正在修建房屋，清除贫民窟，使耶路撒冷现代化。这里谈一下老约翰·洛克菲勒——我现在谈百万富翁是个恰当的时刻，因为我的好友菲利普斯大使刚刚在我的身旁就座。我知道他正在忙于中国问题。约翰·D. 洛克菲勒，这位祖父——我不是指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先生，也不是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先生，而是指他们的祖父——当他无法花掉他从宾夕法尼亚而不是从得克萨斯的石油生意中赚来的钱时，一位名叫里德先生的绅士对他说：“洛克菲勒先生，你知道吧，你在美国是被人最痛恨的人”。洛克菲勒说：“怎么，我做了什么事？”那个人答道：“我不知道，但是人们富起来就会遭到怨恨或忌妒。你要人们喜欢你吗？”这个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善于对公众进行联系宣传工作的人。洛克菲勒先生对里德先生说：“小伙子，明天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吧”。里德先生向他推销了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核心组织的主张。

165. 我为什么要谈洛克菲勒基金会、医科学校等事情呢？这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当时与威廉斯堡的修复有关。我想，这个家族为了这项工作花了大约八千万美元的硬币——不是通货膨胀后的货币。这个家族修复了威廉斯堡，他们并没有说那里的房屋已经很旧，应该把它们拆除。我去过那里，那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镇。和耶路撒冷比较起来，威廉斯堡又算什么呢？所有的美国人在文明方面都还是婴儿，二百年以

前他们还是英国人。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摇篮，也是——我们姑且承认——犹太教的象征。可是，难道应该毁坏房屋、取消铺有圆石的街道，来进行现代化，从而具有现代的标志吗？难道必须修建一些公寓式的宿舍，供将来成千上万的人居住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吗？这个梦想就是要得到巴勒斯坦，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作为所有犹太人的集中地。你们使耶路撒冷现代化干什么呢？谁希望这座城市现代化？与此相反，应该尽人力之所及使它恢复旧观，就象威廉斯堡得到恢复那样。

166. 在这里，在这个年青的国家里，人们挑选出某些地方，把那儿的建筑物加以保存。在英国，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法国，有卢瓦尔城堡，还有克里柴——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人们并没有把房屋的门面拆除或者修建十层大楼；他们还保存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协和广场，并没有把那里海军部的房屋拆毁。这些建筑都很美丽。他们是在内部动工，这里动一点，那里动一点，但是，现代的标志并不使他们感兴趣。你告诉我们说，你们一直在耶路撒冷这样做以使它现代化。也许你们还要在它的周围修建一些工业厂房，使空气受污染的程度比今天已经受到的政治污染还厉害。你的论调在这里骗得了谁呢？我们并不买这个现代主义的骗人玩意儿。那是一种谬论。今天，许多国家力图恢复和保存历史古迹，作为它们的遗产的一部分，而你们正在做的事恰恰与此相反。你们有实力。

167. 让我们抓紧这个问题加以解决吧。你们用武力强占了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并且把它加以合理化，说是上帝给你们的。我要说，上帝不会把土地给予任何人。即使我从现在开始一直祈祷到世界的末日，上帝也不会给我一寸土地。我得做工挣钱去买土地，否则我就得侵犯我的邻居，抢夺他的土地。你们过去就是这样干的，只是你们并没有真正地侵犯你们的邻居，因为你们来自远方各地，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来自中欧和东欧。你们还常常诬蔑苏联，因为那里恰好有三百万左右的犹太人。你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到这里来？让我们的人走吧！”你们的人？那里并没有任何一个闪米特族的犹太人。苏联的犹太人是哈萨尔人。我要让苏联知

道，那些人并不是我们的犹太人，他们是你们的犹太人。我懂得，强权政治有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把戏。

168. 如果有朝一日苏联厌烦了我们，认为我们是在讨好另一个大国，那么，好家伙！他们会把在苏联的所有犹太人都送来给我们——他们会这样做，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当中有人背弃了他们的话。

169. 你还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香客正往耶路撒冷去。什么样的香客？向你提供一点情况吧——我核对过这个情况，因为我不随便说话。为了缓和紧张的场面，我可以使你们笑一笑，但这是严肃的事啊——没有一个人从阿拉伯世界前往耶路撒冷去。只有阿拉伯国家以外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去，这我们是知道的。只有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才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现在住在被占领的地区，过去曾住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整个巴勒斯坦都已被你们占领了。你们想吹嘘说你们让这些人到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去吗？

170. 我的同事特科阿先生，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吧！你们还干了一件更坏的事：穆斯林视为圣土的马拉墓地给你们铲平了。一些打败了十字军的穆斯林就埋葬在那里。你们要在上面修建什么东西吗？你们要被他们的阴魂缠住的。你们采用的是一种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你们用这种既成事实来同联合国对抗，特别是同安理会对抗。

171. 而你们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所谓的大国，有时叫做超级大国，对此做了些什么呢？一九四七年，你们遵守了自决的原则没有？那时我正在成功湖参加会议，曾告诉过你们，有人在施加什么样的压力去瓜分巴勒斯坦。派了一位教长——我不想说出他属于哪个教派——到拉丁美洲去。当然现在你们已知道他所属的教派了。给了他一笔钱，要他去为瓜分巴勒斯坦争取赞成票。他死前对这事感到后悔，曾说过：“我不知道呵，我是出于一种好意才那样做的”。

172. 有一位亚洲代表为反对瓜分巴勒斯坦在成功湖会议上发言达两小时，当时是伊瓦特主持会议。非洲最强大的新兴国家之一的一位总统告诉我说，他曾经和一个刚刚兴起的亚洲国家的总统有过接触——我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以免使这里的人们感到为难。他告诉了我，他为反对瓜分而发言两个小时，那

位非洲国家总统曾和那个亚洲国家的总统有过接触并且告诉他说：“如果你要想得到美援，你就得投票赞成瓜分”。他说：“我不能那样做”。于是他们只好把那个国家的大使从华盛顿调来投赞成瓜分的票。

173. 我不能再在这里保持缄默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事情。这个国家完全是由哈萨尔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这些哈萨尔人恰好是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

174. 为什么你们竟然会有这样的力量？喔，我已经说过，英国人曾一度认为在中东有一立足之地是件好事，“以免那些阿拉伯人陶醉于民族主义”，这样可以经常有个借口来保护英帝国的通道。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则认为：“噢，我们有着石油方面的利益，也许有一天他们要实行国有化。我们总得保持一个立足之地，以便有所借口”。

175. 这就是国际上的强权政治。为了要和大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小国也这样做。于是，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就被剥夺了他们的国家和耶路撒冷。出生于上海并恰巧是个犹太人的特科阿先生脱离整个局势，断章取义地背诵了圣经上的篇章和诗句。问问我吧，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有人说巴鲁迪家族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还是知道一点的。你们从巴尔干各国来的哈萨尔人想从宗教方面向我们说明局势的真象，因为那里有一千六、七百万犹太人。那么，如何看待十亿基督徒呢？如何看待七亿穆斯林呢？如果以宗教作为根据，那么基督徒应该拥有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有十亿人。中世纪的教皇厄本二世曾试图这样做过。宣传员就是隐士彼得。厄本二世的话是说得十分清楚的。我现在凭记忆讲讲它的大意。他说：“你们为什么互相残害？”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那时，即一一八七年，欧洲民族已经有某种程度的觉醒。他说：“你们为什么互相残害？到圣地去从那些异教徒”——指崇拜同一个上帝的穆斯林——“的手里把圣墓”——指耶稣的坟墓——“夺回来吧”。但是，你们知道，这是政治。那时教皇是个政治人物。感谢上帝，现在教皇是个宗教人物了。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要把一切事物都颠倒过来，要把宗教变成国籍。

176. 你们办不到。这在过去也没有行得通。在新教出现之前，欧洲人都属于同一个宗教。他们互相残害。我们穆斯林，我们同属于一个宗教的人，有时也互相残害。你不能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民族。你们是想把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想法强加于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是不同的民族。他们有的说英语，有的说美国人的语言，有的说法语，有的说意第绪语，而我们的犹太人则说阿拉伯语。

177. 我不时接到一个住在阿勒颇市的犹太人从叙利亚打来的电话，他问道：“那些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要对我们干什么？”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在阿拉伯语中叫阿什克纳齐姆人。他们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血统的犹太人。可以告诉诸位，他们是那些七世纪皈依犹太教的人。“他们在干什么？”我说：“为什么问我？”他们说：“我们要知道呵。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宗教是相同的。”我说：“向他们说去吧，你为什么向我说呢？”就是在昨天，他们还给我打来电话说：“务必请告诉我们，听说我们的一些阿拉伯犹太人可能要受到虐待。”我说：“他们决不会受到虐待的。”有一段时期，有个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甚至受到了重视。他是一个特务，名叫科恩，现在他们在为他吹嘘。他们曾给这个人洗过脑筋，于是他就成了一个特务。

178. 我说了这些，目的在于告诉那些不是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要他们约束自己的野心，克制自己的野心，否则，他们就要成为替罪羊。你们将会是首先吃苦头的人，因为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无辜的。但你们的领导人是一些非教徒，在利用人们的情绪。我们曾经看到德国发生过的事。只要偏见还没有从世界上消灭，谁能说反对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事再也不会发生呢？

179. 我从巴黎动身途中看到了一些事情足以支持我的这种说法：有朝一日你们可能会成为替罪羊，而我们大家，无论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都会因看到无辜的人受难而感到痛苦。到那时，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们，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会不折不扣地做你们在纳粹德国所做之事——转身跑掉，把你们的教友遗弃在后边。沙赫特曾经向我的一个好友谈过一些事。这个好友是奥斯曼帝国的亲王。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他在两年前去世了。沙赫特讲述这件事达三、

四次之多。请记住，沙赫特并没有被判处为纳粹分子。他曾被交付纽伦堡法庭，然而获得了赦免。那时他是经济部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犹太人在德国受到了高度的尊敬。他们同德国皇帝在一起喝酒用餐。后来事情起了变化。我们不用去谈战后时代的那些历史细节。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我住在欧洲，注视着时事的发展。战后，沙赫特告诉我的那个朋友说：“我无法解释这件事。我曾经经常捎口信给那些开展各种运动抵制德国货的犹太人。当然，我那时是经济部部长，我不愿使我国的经济遭受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在靠代用品过活。他们是怎样做的呢？我越是告诉他们说，希特勒不是好惹的”——他不敢把这句话写在纸上——“他们越是加紧反对我们的宣传。我一再捎口信给他们说，他们的教友要吃苦头。他们相信了吗？没有。他们患了精神病。”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精神病。你无法作任何其它解释。而我们阿拉伯人也患了一种精神病，即民族主义的精神病。为了消除一种精神病，我们不得不如此。我们并不愿意自己患这种精神病，但是我们的许多人决不同篡夺者媾和。

180. 现在回头来谈一谈我要告诉大家的事，那就是关于九月七日《巴黎先锋论坛报》上登载的一条消息。如果你们不小心，你们将要成为替罪羊。现在人们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感到厌烦了，但是我们并不在乎。我们有一亿一千万人，而且是住在我们自己的地区。可是，你们是分散的，而且你们的钱也耗尽了。你们将把犹太人变成牺牲品和替罪羊。这条消息发自匹兹堡，据说原载于九月六日《纽约时报》，这条消息说：

“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昨天让好战的犹太人自卫联盟的首脑迈尔·卡亨先生在全国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号召犹太人迁移到以色列去，并且宣称，在美国，人们不喜欢犹太人。”

看，这并不是我说的，如果是我说的，你们会说：“你在捣蛋”。不，这是他说的：“人们不喜欢犹太人”。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象任何人一样，犹太人也是人。有许多犹太人是善良的美国人。这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放过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它地方的犹太人。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告诉他们说：“你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到以色列去”。有些人回答说：“我们是美国人”。“不

对，你们首先是犹太人。美国人应该是鬼怪式飞机和金钱——亿万美元——的提供者。你们的责任是到以色列去”。那么，是谁的以色列？是古代的那个以色列吗？不是。是东欧哈萨尔人的以色列。

181. 我无须念这条消息的全文。如果有人要看，我将送给他一份静电印刷复制本。附带说一句，创设这个静电印刷复印公司的，正是一个善良的犹太人，而且他也曾想到以色列去。但我认为，他是不会去的。

182. 千万别歪曲事实，认为人们会再被愚弄二十五年。自从这个人人为的国家成立以来，二十六年已经过去了。不是为阿拉伯人而是为你们的教友说句公道与正义的话，不要干预他们吧！他们并不想和带有政治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有任何关系。也不要干预我们。如果你们愿意作为具有不同文化的犹太人和我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你们将受到欢迎，但你们不能打着一个篡权国家的旗帜这样做。

183. 在战前的日子里，我们并没有“你是犹太人，我是基督徒，他是穆斯林”这样的想法。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那一地区，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这是你们东欧的哈萨尔人创造出来的。今天，你们到这里来谈乌路萨利姆是你们的城市。你们骗不了别人，只能骗你们自己。为了使人相信，你们一再重复了对整个时局的错误估计。你们说了这么多次，使得你们自己也相信了。

184. 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各位代表，你们耐心地听我的发言，为此我谢谢你们。我想在我下次发言时，我将谈得更为直截了当一些。看来，我们除了发表演说之外，别无他法。安理会的理事国必须行动起来！我开始时就说过，并不是我用警告来结束我的发言，我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在发言。我们知道还存在着种种困难。

185. 我们爱戴的秘书长今天的发言可以当作一份教材，作为未来的秘书长们的手册和行动指南。但是责任在于安理会理事国。它们应该行动起来，不要再采用国际联盟时代的政策，即保持势力均衡或势力范围均衡的政策。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我由于任职关系曾观察到这种政策。

186. 请看一看会议厅挂的这幅画吧。世界的一半地区仍然受到非正义待遇——这倒不一定是政治上

的非正义待遇。我们爱戴的秘书长列举过各种灾难，包括饥馑在内。而当世界面临着这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所有的人不分国籍都来关注的时候，我们却在这里谈得好象吵架似的。

187. 各理事国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要的责任就是要行动起来，而且要迅速地行动起来，否则事情就将不可收拾，就会发生战争、冲突、动乱、痛苦和丧亡。各位安理会代表，现在是你们应当即使本组织具有生命力的时候了。

188. **主席：**现在请埃及代表行使答辩权。

189. **扎耶特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很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发言，但我将谈得十分简短。

190. 我们听了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但这并不是按照安理会的正常次序进行的。我们听到他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分两部分，中间有一段间隔。在他的第一部分发言中，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听到头，也就知道尾。这是一个老调。正如我去年说的那样，它是预先炮制好的已经冷冻过的东西；只待有人敢于说特科阿先生不喜欢的话时，就向那人当面抛去。这一点，我不必细说了。第二部分发言令人吃惊地提到了安理会为解决中东问题所作的努力。

191. 如果特科阿先生是按照他的政府的指示进行发言的，那么，我也以埃及政府的名义声明，我们并不反对——不仅如此，而且还欢迎——在安理会内就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但这必须是有秩序地进行。必须要先行听取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代表贡纳尔·雅林大使的最后报告。这样，雅林大使便可以谈谈他和我们一道进行的长期而艰苦的工作的全部过程，以及自从他的使团在纽约开始工作以后特科阿先生给予他七十五分钟的时间所做的工作。

192. **主席：**应邀参加讨论的摩洛哥和黎巴嫩的代表，希望在下次会议上发言。

193. 我还接到通知，约旦代表因鉴于今天的时间已经很晚，希望推迟到以后的会议上再行使答辩权。

194. 因此，现在宣布休会。

下午七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营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